

YANG
LIAN



第四集

重返黑戈壁

杨 镰 著

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YANG
LIAN



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

第四集

重返黑戈壁

杨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黑戈壁.第4集/杨镰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7

(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

ISBN 978-7-228-17615-1

I.①重… II.①杨… III.①西域—新疆—研究 IV.①B845.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4689号

- ◎ 选题策划 罗 沛
宋江莉
- ◎ 责任编辑 罗 沛
宋江莉
- ◎ 封面设计 段 离
- ◎ 技术编辑 杨 爽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14.75印张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000册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松树塘随想曲	001
牧工手记	008
柳暗花明又一村	019
双向的别失八里	028
追踪马祖常与雍古人进出历史的遗迹	035
郑县哈刺歹碑——葛逻禄人居中原的地标	043
最后的贝勒	049
札哈沁——忠诚守边人	055
历史的证词	060
乌斯曼在北塔山	067
黑戈壁的秘密	071
留在黑戈壁的记忆	078
黑喇嘛与黑戈壁	086
重返黑戈壁	091
走向滦河秘境	101

戈壁宝藏	105
天山灵境	110
丝路古驿：三个泉、无量山	116
将军与戈壁	124
西出阳关的《董西厢》	132
走进沙雅——探索塔里木河文明	135
塔里木的神秘话题新疆虎	141
荒漠之灵——野骆驼	146
在罗布人中间	152
怀念罗布老人热合曼	172
罗布泊探险考察纪实	178
罗布与楼兰——文明的通道	204
蒙古音乐的记录者与诠释者	214
丝绸之路史二题	222
天涯并不遥远	229



松树塘随想曲

—

新疆的很多地名是与树（植被）密切相关的。松树塘正是典型一例。事实上，中国西部古老的驿站、军台和居民点，本就离不开水泉和植被。

当然，松树塘是一般地图都标示不出来的小地方。唯其如此，一旦它走进你的生活轨迹，就再也不会被你忘记。而它之所以令人难忘，那是因为它在每个曾路经的行旅的人生驿站，当你失意时它会出现在你的梦境，当你志得意满时它能引发你怀旧的喟叹。

离开酒泉、嘉峪关，相望于道的旅人会伴随你抵达河西走廊与新疆的地理区域的分野安西。自安西继续西行，每个驿站就是一个小小的绿洲：红柳园、大泉湾、马莲井、星星峡、沙井子、苦水驿、长流水、黄芦岗，直到你在手鼓和唢呐簇拥下，进入“天山第一城”——哈密。

如果你自幼生长在中原，那么哈密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酝酿绿洲情绪的蓝本或范例。走出桃红柳绿的哈密绿洲，天山将横亘在你的面前。在早年，从书本或歌谣中你想必已经认识了天山。没有人能够忽略或忘记天山，就像不能忘记或忽略黄河、长江、昆仑一样。因为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天山冷峻，天山博大。天山能使你品味出难以言传的温馨情愫，天山也能消尽你的种种非分之想，还给你一个无须化妆的自尊！由山间绵亘的古道把你引导到天山的临界点，那就是著名的库舍图岭——碑岭。唐代出征高昌的将领姜行本，把他所参与的一次艰难困苦的远征铭刻在山体岩石之上，树立于天山之巅，以期昭示后人。“姜行本纪功碑”的存在，就是“碑岭”这个地名的由来。

你越过了库舍图岭，你就越过了天山，并将前人的历史功绩置于身后。

黄昏来临，当你疲惫不堪、困倦已极，沿盘曲山道来到天山北麓时，你是在松涛和鹿鸣陪伴下进入梦乡的。松涛即将改变旋律的片刻沉静，你会产生大海退潮，江河断流般的失落感。如果你因困惑、失眠而走出房间，月光沐浴、松香熏染，会使你萌生出排遣不开、挥斥不去的乡情，会让你因孤寂感悟出难言的隐痛。但那俯视尘寰的明月，那如同低低搭在你肩头的灿烂河汉，随时可以与“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咏叹，一起催生思古的幽情。

次日清晨，是你第一个走出房间。突然间，你会以为自己还在梦境中。哦！一阵似有若无的小风，就牵动了满山苍翠松柏的波涛；清冷的山泉环绕着小镇，泉水叮咚，就像松涛的和弦。那一座座原木叠架的房舍，整洁利落，还散发着松树的清香。小镇背负满坡青松，面对广袤草原。一条婉转的河流，剖开草原的胸膛，曲曲折折地向西，沿古道前行的方向流去。不知是哪朝、哪代的好事者，随意为这抒情诗般的河流起了一个它并不需要的名字——柳条河。

在小镇放眼望去，在无际苍松、清澈河流、洁净草原之间，矗立着一座醒目的沙山。这沙山本是巴里坤草原的名胜和奇迹，谁也不知它从何而来，存在了有多久……



缕缕炊烟、声声犬吠提醒你，你暂时寄身的这个小镇并非仙境，只不过是离开红尘太久、太远。小镇的每一个居民都很乐意告诉你，这，就是天山孕育的灵境，巴里坤草原的门户。自从近三百年前，清朝大军为平定西域在这儿设立了第一座军台驿站，它就有了一个能引起人美妙联想的名字——松树塘。

二

……1968年3月中旬，我们一百〇八个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穿越河西走廊，在哈密休整了两天，就乘卡车前往天山北麓的伊吾军马场。

进入童秃百里的天山峡谷，道路漫长，景观单调。中午时分卡车排成一列，停靠在分水岭的一侧，这里就是天山的顶端“天山庙”

作者在松树塘的第一张照片



了。那个著名的关帝庙已经倾颓欲坠，但就是从这儿开始，我们便不知不觉地置身于松树塘浪漫神奇的历史氛围之中。人们指着不远处用砖石封砌的奇怪建筑说：

封在砖石之中的，是一通唐代石碑——“姜行本纪功碑”，之所以用砖石密封，因为路经者只要一读这古碑碑文，天山立时彤云密布，大雪立至，不但道路难觅，连山谷也将被风雪填平。说实话，那时我们对这古碑并不感兴趣，更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以这“天山庙”为界，沿途出现了两重天地：山南寸草不生，山北满被青松，林海苍翠欲滴。

下山的路上，我们一会因为景致奇绝而倾倒，但马上又被道路的险峻陡峭吓得面无人色。经过几个小时坎坷行程，七荤八素的已经辨别不出方向了，那看上去颠得快散架子的卡车却蓦地停在山脚下。

到目的地了吗？“这是哪儿？”我硬撑没有吐出来，手扶车厢板，问一个带着孩子来看热闹的妇女。

“松树塘！”她回答。

松树塘！这就是我们即将安家落户的地方松树塘——伊吾军马场！

我在松树塘生活了大约五年时间。二十至二十五岁这五年间我主要是在放牧军马。我是名副其实的“牧马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灾难；“接受再教育”是变相的流放。但二十至二十五岁的青春岁月是终生无法忘怀的。这样，松树塘就成为我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巴里坤、松树塘是新疆汉文化的沃壤。在松树塘的民间，传说、故事、歌谣，就像草滩上放牧的牛羊，多得数也数不清。后来我才知道，包括松树塘在内的巴里坤一带，天山北坡生长的主要树种是西伯利亚落叶松。而我听说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有关这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落叶松的。

清雍正年间，为了进击占据西域的准噶尔贵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长期备兵巴里坤，并在草原上筑起了巴里坤城。一天清晨，岳钟琪来到城外的阅兵台——后来就称为“岳公台”——观察地形。他突然发现天山北坡满坡青松正在调整队形，似乎要撤离这一带。为了留住



满山的青松，就下令用巨大的铁链将树王和王后锁住，这样才使巴里坤人世代面对的山坡保持了青翠葱茏。

这当然是个传说，但当地的居民都宁愿相信实有其事。就在我们来松树塘的那个月，哈萨克族牧民曾告诉我，就在松树塘右侧的密林深处，他们曾亲眼见到过那两棵为锈迹斑斑的铁链锁在一起的参天古松。

我在松树塘听到的最丰富、最有趣味的传说、故事，大多是有关那个突兀、巨大的沙山的。

这沙山本身就是个奇迹。它从不减少的积沙是从哪儿来的呢？在青山、雪峰、草原、河流的环绕下，它怎么能够公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呢？据说它是中国西部最大的“鸣沙山”，比敦煌的那个还要大，还有典型性，只不过没有那个有名就是了。

每逢小风初起，或细雨乍停，人们总能听到这巨大的沙山在吟唱从不重复的古老歌谣。一遇狂风席卷，这沙山就像一个大型的“水陆道场”，钟磬齐鸣，鼓乐四起。在清人的记载中，关于这个沙山的故事颇带神奇色彩。有的说在它之下，埋葬着一支汉代的远征军；有的说，每逢天阴昏暗，或是细雨薄暮，在似有若无间沙山中仿佛浮现了军帐辕门、兵戈炊烟。

有一则故事甚至指名道姓地提道：

乾隆年间，巴里坤的某驿卒受命递送一封到内蒙古额济纳的头台驿站交割的紧急军情。行至沙山天色已晚，人困马乏。正在迟疑间，驿卒突然见到前面不远扎着营幕，就贸然借宿。他刚刚躺下，便听见隔壁有人在呼喝赌钱。他一时心痒难挠，便不顾劳累，硬挤进人堆，并借钱下了注。他屡赌屡胜，不一会便赢了五十两银子。本还想继续赌下去，这时有人制止道：“将军马上要查营、查哨了，散了吧！”只好回帐篷倒头就睡。天亮时分，他醒来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竟独自卧在沙山的一个沙窝里，哪里有什么军士、营帐！他回忆起昨晚的行径，忙伸手探怀，可他赢得的银子却在，拿出来一瞧，全换成了银锭，整整五十两。银锭乌黑发亮，还镌刻着“大元至正年制”的字样。

我在松树塘当地听到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是有关唐代的女英

雄樊梨花的。可以说，这个西征不归的樊梨花就是巴里坤的精神象征。而樊梨花与沙山的故事，在巴里坤尽人皆知。

……据说，樊梨花在附近迷了路：一支溃逃的敌人受到高人指点，将马蹄铁钉到士兵的靴后跟上，这样，明明是人向南走，看上去却成了马向北行。来到了水草丰美、青松无涯的松树塘，樊梨花才发现上了当，就下令在河边扎下四十八座大营。

河水稀少，几十万人马为饮水排着队等候在河边，只有樊梨花一人策马在四处寻找敌兵的足迹，并逐渐沿山路攀向库舍图岭。突然她感到心神不宁，回头一瞧，只见有个天神站在云端，将手中捧着的沙子全倾倒下来，沙子变成沙雨，立时就将那四十八座营盘埋在沙山之下……

关于松树塘、巴里坤的故事，一时半会儿是说不完的，因为它们随时在丰富、发展着。但松树塘、巴里坤的魅力，却在这丰富、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

有人问：你平生到过那么多的地方，为什么这小小的松树塘和这个偏僻的巴里坤，给你留下了如此之深的印象呢？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又无从回避。没有人能够忘记自己度过青春岁月的地方，可也没有人能够具体说出青春是怎样体现出来的，更何况我们这一代人所具有的只是“贫血的青春”。松树塘和巴里坤是我仅见的保留传统色彩最浓厚的天之一隅。在我们抵达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已经进入当代社会。在松树塘、巴里坤，才能使我这个从“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北京来的青年，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皈依。在松树塘、巴里坤，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才能够与当代社会生活成功地融为一体。

近来，不断有人告诉我有关松树塘、巴里坤的最新消息。开发大西北势在必行；伴随着社会的前进，当地原有的一切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这本是毋庸讳言的。

在这世纪之交，松树塘、巴里坤都处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但



我们在松树塘放牧的军马

一种变革只有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是成功的。我真诚地希望，当松树塘、巴里坤也繁荣起来时，它所固有的温馨情愫不要在当代社会的快节奏中消失干净，它引以为荣的文化氛围别埋没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

试想，如果那疑谜难明的沙山变得一目了然，人们再也听不到它在小风中轻吟，在风雨大作时伴唱，松树塘还是原来的样子吗？那如同地毯般剪裁合宜的草原长满“秃斑”，那水清见底的柳条河失去护持在河岸的红柳，那漫坡青松砍伐殆尽，那灵兽马鹿和其他动物无处藏身……松树塘将以什么作为特色呢？

几百年前，当松树塘、巴里坤即将进入近代社会时，前人用特制的“铁链”把绿水青山、苍松草原“拘留”在自己的身边相伴，难道在我们这一代能够眼见这一切远远离开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吗？

牧工手记

在自然界寻找矿藏的人们告诉我：奇异的钟乳石崖洞里，溶有矿物质的水滴在地上，水里能长出石笋。人们把水中年长日久沉积而结晶成的石笋，称为泉华——山泉之花。

我在努力寻找、开掘生活的矿藏。随时间的逝去，沉积在岁月中难以忘怀的记忆，也在结晶，像水中生长出石笋，变成泉华，一股清澈的溪水从脑海淌过，一束闪电把心头青春的火炬点燃。那潺潺流水环山，浩浩长风荡谷；那平川风雪，山中云雾……那早已翻过去的一页，再不单纯是往事，而成为寻找生活之美的出发点。

—

暴雨洗刷过的山野，到处水漉漉的。野草、树木青翠可人。

黎明。微熹轻轻划破薄薄的夜幕。太阳冲开聚散不定的云层，把从黑暗的深渊攫回的光明与温暖，掷还给



山野万物。紧贴在地面的小草，想到昨夜的狂风暴雨还心有余悸，在瑟缩着、彀棘着、抱怨着。满川青松威武挺拔，傲然而立，长风荡谷，摧动树叶，一片青松的涛声此起彼伏：那是常青松树在欢歌，经受了风雨侵袭，在咏唱光明，在迎接朝阳，在赞美大自然的洗礼。

暴涨的溪水从帐篷前流过。溪水喧嚣，更衬托出山野的寂静。我独自一人走出帐篷，等待夜牧归来的马群。小河旁、山脚下、林间空地上、枯树桩子周围，一夜功夫，又有数不清的蘑菇、香蕈、松菌顶破土层，开始了它们短暂一生的最初的呼吸。

我们的放牧班来到了天山北支的纵深处，那是马群的夏牧场。刚刚扎下帐篷，炊烟就随之升起，柔和的阳光投射到对面的山顶，山谷中仍是寒意浸人。寂静的山野传来小马驹的嘶鸣、马群行走的嘈杂纷沓，顺着一条细长的山沟，从达坂归牧的马群向居住地的帐篷走来，给山谷带来了生气。

北山的制高点库克塔西达坂横在面前，看上去让人头晕目眩。

我们牵上驮着粮食的骆驼，沿“之”字形小路攀向顶巅。接近山顶时，路旁不断渗出涔涔的流水，整个山峰像个朝上放着的淋浴喷头，地心深处的压力给裸露的山野提供了免费的冷水浴。

达坂顶上冷森森的。山下牧民们一顶顶帐篷就像林间的蘑菇。我们坐在石头上休息，准备整整鞍具就下山。十几步远的一块白石头根部，生长着一丛雪莲，石丛中的雪莲含苞待放，仿佛是禁不住寒气袭来，扣紧了衣衫。

我看到有一支雪莲开放了。它像是从石头中生长出来的，更像是岩石的精华凝聚成的，莹绿色的花萼有些透明，棕紫色的花朵放出异彩。

雪莲周围一公尺内的积雪都融尽了，顺石根一丝山泉流淌着。雪莲周围的空气仿佛也被过滤了，是那样清新、纯净，略带着似有若无的、冷冷的幽香。

望着这冰贞玉洁的花朵，我们又一次听班长讲起哈萨克牧民中流传的关于雪莲的故事：

说不清那是多久以前，这一带有个木哈什老人，没儿没女，给巴依放羊，穷得连一把铜壶都没有。牧民们都爱戴他、尊重他：他有一

颗善良的心，一个睿智的头脑。老人有多大年纪，谁也记不准了，反正从他头一次拿起卡木恰（牧羊杖）走上草滩，牧羊犬已死了三茬。一只用最好的桑木制作的冬不拉，陪伴老人度过漫长、艰难的日子。

每天木哈什老人放牧归来，美妙的琴声就飘荡在草原上空。篝火旁围坐着牧民们。那柄像是会说话的冬不拉，倾诉着他们衣食无着的生活，也给大家描绘了美妙的梦境。

每逢这时，帐篷后面都闪现着一个身影，那是巴依的女儿。她的耳朵身不由己地死死伸向篝火那边，眼睛里闪现着——哦，不，不是“爱慕”，而是“嫉妒”的火苗。她该有多爱歌唱啊，但没人愿意听她唱。就像小河的流水磕碰在河床的卵石上，她无时无刻不在歌唱，可谁也听不真她唱些什么，就像锅架上的茶炊，她的歌声只是一片嗡嗡的低吟，像是一支听滥了的催眠曲。

那一年初夏——说不定也如现在，正是七月上旬——天气忽然变了。狂风暴雪来得那么突然，连经验最丰富的老牧民都没有预感。木哈什老人冒着风雪把羊群赶回来，群中偏偏少了三只给羊群领路的白山羊。巴依的女儿幸灾乐祸地挤挤绿豆眼，耸耸丸子鼻，唆使巴依逼迫老人立即去找回离群的山羊。

望着无边的风雪，老人披上破旧的光板皮大衣，迎着风雪走出自己的毡房，不久，就淹没在风雪之中。

他一步步走过草滩，返回库克塔西山脚下。山高、路滑、风急、雪大，他不顾一切地向达坂顶峰攀登。他知道，遇到风雪，失群的山羊总是爱一口气地爬到山顶。

跌倒了，再爬起来……手冻僵了，衣服湿透了，力气耗尽了。可风雪还是那么大，拉平了沟壑，遮蔽了天日……

第二天风停雪住。牧民们听说木哈什老人出去找羊，一天一夜没有音信，纷纷去寻找。他们走遍草滩，跨过道道清泉，爬上远远近近的山巅，探视了最隐秘的深涧。最后，大家汇拢到一起，攀向库克塔西达坂。

快到山顶时，仿佛听到云端中飘来冬不拉的琴声：是那样悲愤欲绝的琴声。在琴声指引下，大家登上了山顶。到了山顶，那琴声戛然而止，四下里死一样的沉寂，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蓦地，大家看到



在不远的地方，黑色的碎石丛中竟出现了几块雪白的石头，像是冻僵的山羊卧在那儿，一件褴褛不堪的光板老羊皮大衣，端正地盖在石头上，白石头根部，却开放着一丛从未见过的奇异花朵。

从此，人们称它“雪莲”。

二

晚上，轮到我和班长值夜班。我们把马群赶到一个平缓的山坳里放牧。

后半夜，我困极了。班长说：“你睡一会儿吧，我守着马群。”

“我不困，”我嘴里这样说，“一点都不困，真的……”头刚沾着平铺在地上的皮大衣，转眼就睡着了。

也不知在梦乡里旅行了多久，就连开始时的情景也是模模糊糊的。仿佛我骑着自己的骗马“小长毛”在战场上冲杀，忽然间，一颗炮弹落在马前，躲闪不及，连人带马给掀翻在地上。受伤的“小长毛”压住我，压得透不过气来。我挣扎着要爬起来，冷不丁有谁在我背上猛击一掌……

我醒了。没来得及弄清身边的情况，只见整个马群呼啦啦向我奔来。

“惊群了！”我心中一紧，立即翻身爬起来。没容我站稳，受惊狂奔的马群已经冲到跟前，一匹鲁莽的马驹子几乎撞到我身上，冲力把我带倒。那马驹子翘起了一下，甩下我又向前奔去。

朦胧中班长像闪电一样伏在马背上，白色的皮大衣在夜幕中一晃而逝。他只来得及呼唤了一声：“小杨，跟上马群！”就被惊马裹走了。

我的“小长毛”在惊马中奔跑起来，我才跪在地上准备站起身，缰绳又把我拉倒了。我双手紧紧攥住缰绳，想扯住“小长毛”，但它什么都不顾，死命地拖上我飞奔着。

呼啸的山风，一百多匹马奔跑的轰鸣，空荡荡的山谷的回音，响成一片。

一块多半截埋在土里的石头拦在沟口。“小长毛”忽地闪过石

头，继续向前奔跑。一切都来不及了：来不及看，来不及想。我仰面朝天地揪住缰绳，“嘭”的一声，脑袋撞到石头上。我松开了汗水渍渍的缰绳，立时昏了过去。

……

时间就这样越过我飞驰而去。马群早不见踪影，只剩下我独自一个人，昏迷不醒地、孤零零地躺在深山峡谷中。

……仿佛觉得有人用热毛巾敷在我额头上：好一股清爽、醒神的感觉啊！我吃力地睁开双眼：哎哟，“小长毛”不知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正在我脸上、身上嗅着。鼻子里呼出的热气喷在脸上，湿乎乎的。

我完全忘记了惊心动魄的惊马狂奔，双手搂住马脖子，泪水夺眶而出。我的坐骑“小长毛”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时不时地眨着疲倦的眼睛——那是同情呢，还是茫然无知？它下巴上软软的“胡子”扎着我的面颊。

等我吃力地扶着马鞍站起来，才发现竟然下起雪来。中学虽然读过“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诗句，但那恍如隔世。而眼下这场八月的初雪，却几乎夺走了我和困难斗争的勇气。

马在不安地喷着响鼻，甩动着鬃毛。我俯身爬上马背。

雪越下越大，一片片、一丛丛，像撕碎的棉絮，像飞扬的鹅毛，纷纷扬扬地落在我身上、脸上，弄得我睁不开眼睛。前半夜刮得那么凶的西北风完全停了，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着。初雪下得竟这样大，以至于我身后竟来不及留下一丝足迹。

在翻越一条山梁时，我下马步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既不能寻找路径，又无法辨认方向。走着走着，“小长毛”突然说什么也拉不动了，它梗直脖子，衔着缰绳，四蹄死死地坐住。我蹲下身仔细分辨了一下地势，也禁不住吓了一跳：原来我们竟站在一个深坑的边沿上，大雪填平了深坑，乍看上去像平地一般。

我后退了几步，又后退了几步，搂着马脖子，在马鬃上擦拭着额头的冷汗。我真想和“小长毛”说上两句什么。它像是懂得我的心境，用鼻子在我胸前轻轻地蹭着……

我牵上马向左边的山沟走去。我知道，这条山谷的尽头就是我们